

一把二胡相伴一生 追梦五十余载仍未停步

侯奎玉的多彩戏曲人生



侯老拉起心爱的二胡,陶醉在戏曲当中。

“蓝缎子,花钱袋,月白里。四个角缀着红缨子,一边扎着是兰草,一边扎着小故事。”走进侯奎玉老人家,阵阵戏曲声传入耳中。精神矍铄、神采奕奕的侯奎玉边在书房里边拉着二胡,边唱着戏曲。侯奎玉告诉记者,他正在唱的是自己创作的郢剧《对钱袋》的选段。年过古稀的侯奎玉,梦想很简单:余生再写几个戏曲剧作。

■文、图/记者 周仑

从小酷爱戏曲 对音律特别敏感

今年74岁的侯奎玉是我市戏曲界的元老之一。老人出生于山西运城农村,受周围环境的影响,他从小就十分热爱戏曲,但由于家里条件的限制,追梦之旅并不顺利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上小学的侯奎玉对戏曲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在同龄的孩子们漫山遍野疯跑的时候,他却跑到村里老艺人堆里听人吹拉弹唱,他特别喜欢那些传统乐器,闭上眼睛静静地坐在那儿,他能听上好一阵。二胡、唢呐、锣鼓、梆……他觉得那些都是美妙的声音。可是,父母却极力反对他在这上面花心思。每次他偷偷地去学,只要被父母发现,回家就会挨一顿打。

然而,在反对学艺的逆境中,侯奎玉对戏曲的兴趣不仅没有减退,反而更加浓厚。

偶然的一次机会,他听说村中有一位名叫冯思文的老人家中有一

把旧二胡,因为音调不准,拉出来的声音特别难听。侯奎玉放学后便与几个同学一块去老人家看这把二胡,“当时我听了那个声音,觉得确实难听,就拿过来试着调音。我小心翼翼地学着艺人的样子松一松琴弦,拨一下听一听,感觉不对,又再紧一紧,再仔细听听,就那么反复几下,音就调好了。后来拉给村中老艺人听,他们都夸音已经调得比较准了。这事在同学中迅速传开了,都说我有本事,会拉二胡。其实,我从来没学过二胡,只是对音律比较敏感罢了。”侯老说道,冯思文见他能调准二胡的音调,就觉得这东西跟他有缘,于是将二胡赠给了侯奎玉。

“这把旧二胡成了我的第一件乐器,我把它带回家,睡觉都放在身边,非常爱惜。”侯奎玉说,尽管有了二胡,可是侯奎玉并不开心。因为他没有谱子,拉的二胡没有好听的旋

律,又因为家里条件差,他每天在家里拉,让家人很反感。

有一天,侯奎玉的母亲当着侯奎玉的面,将二胡丢出了门外,并说倘若再次看到这把二胡,就当场折断。这让侯奎玉十分害怕。于是,侯奎玉每天放学后,总是抽出时间在外面拉二胡,“我那时候躲着人拉,比如在村口荒郊野岭拉,在背街巷子中拉,有时候觉得没有听众了,就在村里的牲口棚中拉,给猪和牛拉着听。”侯奎玉回忆,晚上二胡不敢带回家,他就只能将二胡藏在牲口棚中,第二天再去拿。“有时候弄得脏兮兮的,但是没办法,为了自己的爱好,也为了保住这把二胡,只能这样了。”

就是这样,侯奎玉在不断摸索中了解二胡的韵律,也是这把二胡,让他走上了以后从事戏曲的道路。

从伴奏到作曲再到编写剧作 坚持戏曲梦想57载

1962年,17岁的侯奎玉从山西前往河南工作,开始了他57载的戏曲之路。刚开始,他在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曲剧团担任戏曲的伴奏员。随着耳濡目染的熏陶,2年后,年仅19岁的他便成为了剧团中的作曲。“当时县里条件不好,会作曲的人很少。在我没去之前,他们常常在外找人作曲,我去了之后,我就主要作曲了。因为自己原来拉过二胡,所以作曲比较熟练。”侯奎玉说,豫剧在当时发展得很不错,很有名气,因机缘巧合,他从老家山西省来到了河南省从事剧目的作曲。

“虽然那时候在作曲,但是作曲和作词分不开,所以我会经常看剧

目的词,了解故事背景,并尝试着自己也写一些剧作。”刚开始写剧作,侯奎玉并不熟练,剧团也没有相中他写的。

“尽管如此,我当时每天过得很快乐,因为这毕竟是一份少数人才能胜任的工作,家人对我的态度也从刚开始的反对,到支持,这也让我特别感动。”在他看来,剧团的工作不仅让他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,天天研究的戏曲还能愉悦身心,大家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。凭着在戏曲上的感悟,侯奎玉也陆续创作出了不少剧作,而第一个在剧团演的剧目便是《糊涂爹娘》。“那个剧我印象很深,当时正愁没有新的剧

目,剧团领导看了我的,眼前一亮,就立马开始排唱了,而且效果在当时还算不错。”侯老说道。

创作成功后,许多观众和专业人士都找到他,希望他能一直搞创作。1980年,他作为当时的渑池曲剧团的代表赴上海进修戏曲。1981年前后,他陆续给曲剧《背靴访师》和豫剧《三全齐美》作了曲。这两个剧目也成为红极一时的戏曲剧目。

1984年,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侯奎玉看到了十堰要组建豫剧团的消息,思考良久后,他和爱人带着两个孩子一同来到了十堰,在当时的十堰豫剧团(现市艺术剧院)工作。

和戏曲作伴 余生想再写几个剧作

侯老告诉记者,尽管自己是山西人,刚开始学习戏曲也是在河南,但真正工作却在十堰。所以他的笔名“楚晋豫”中,也将“楚”字放在第一,在他心中,十堰早已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。

对他来说,与戏曲作伴这么多年,早已跟戏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曾与他人合作编写的《坠胡演奏和研究》一书更是被上海音乐学院作为试用教材。由他作曲的《汉江儿女》,2003年获得“省编钟舞台艺术音乐奖”,由他作曲的《黑女娃子》曾在央视八套播出。

2005年,侯奎玉从市艺术剧院退休以后,仍在家研究戏曲工作。2012年,武当大兴600年活动在武当山举行,侯奎玉时任音乐演出的作曲和指挥。

“退休以后,不想在家熬日子,每天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戏曲就有个奔头,交流经验,唠唠家常,会感觉没有和社会脱节,参与其中就很快乐。”现在,侯奎玉儿女都已成家立业,而他年事已高,虽不能像当初那样下乡进村挖掘题材写剧本,但他对十堰本地的戏曲发展仍非常关注。

侯老告诉记者,前几年他回了一趟河南渑池县,在那边还有不少当地的老人记得他曾经作曲的剧目,让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
2017年12月,在国家公布的全国348个地方戏曲剧种名录中,郢剧作为新增的剧种位列其中。而郢剧的上报材料编写工作,侯奎玉也参与其中。为此,他也特别自豪。“我这一辈子全奉献给了戏曲,能够见证我们本地的新剧种的诞生,我十分高兴。”

侯老也曾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成为戏曲人才,虽然最终没能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,但孩子们对戏曲都还有一些领悟。前阵子,侯老与儿子一同去了斯里兰卡旅游,儿子还在异国他乡弹奏乐器,侯老则哼唱起了自创的剧作。

与戏曲文化相伴多年,侯奎玉不管走到哪儿,已经养成了没事唱唱戏,琢磨琢磨曲子的习惯。“只要还能写,我的戏曲人生就不‘退休’。”他说。

